

新民晚报 | 星期天夜光杯 / 亲子

亲话题

当孩子说：“我不想学了！”

◆ 鱼爸



图 IC

前几天,一位妈妈对我说,今年开学时,她给孩子报了三个兴趣班,一个机器人、一个围棋、一个架子鼓,结果孩子每个月放弃一个:说围棋太难,总是坐着没劲儿;架子鼓的老师很凶,不想去了。到了期末,就只有机器人还勉为其难地在继续。每次看到孩子说不想学的时候,她都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。

几乎所有的爸妈都会遇到这个问题。给孩子报兴趣班时,什么都想学。可坚持不了几天就变卦了。其实,新鲜劲儿过后,才是真正考验耐力的时候。

孩子提出不想学的时候,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这样几种回答:“我们说了算,赶紧好好学。”“好,宝贝,我们不学了!”“真是够笨的,你同学都学了,就你不会。”但很少有父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,也不大去顾及孩子退缩背后的原因。其实当孩子提出放弃时,父母的回答很重要。毋庸置疑,这时的爸妈们是纠结的:是听孩子的,选择放弃,还是要继续坚持,逼一下他?因为放弃谁都会,坚持却需要足够的耐力和勇气。我觉得在放弃前,父母有责任适当地逼一逼孩子。而如何理解这个“适当”真正考验着为人父母的智慧。

我认为,首先得明白:适当逼孩子是为了培养他们的韧劲和耐心,而不是为了逼我们去帮他们实现未达成的梦想,更不是把孩子当作自己的作品,拿来和别人做比较。

我的儿子小小鱼也学钢琴,每周两节课。上了半学期时,他说:“爸爸,弹钢琴太难了,我不想弹了。”那次,我拉着他小小

的手,放在我的手心说:“是呀,是不是用力弹的时候,手指会疼?”“嗯!还要记很多东西。”从他的话里,我明显感受到了他的压力,但我看不出他对学琴的反感,我看到的是一个需要支持的孩子,所以我对他说:“再坚持几年试试,到时如果你觉得不想学,爸爸支持你,现在才刚刚开始,这就放弃太可惜了!”儿子欣然答应。之后他也没有再跟我不学的话。因为我理解他的心情,也给了他建议。当然,我也开始去学,做他的学生,和他一起学。

其次是要把握好这个度。比如一本好书,开头也许平淡无奇,但也许读着读着就舍不得放下了;一部精彩的电影,开头也不一定扣人心弦,但往往再多看一会儿就有了美好的收获。在兴趣的培养上,我也持这个态度。因为适合孩子的,做起来会得心应手,信心满满。

最重要的是,父母要努力陪伴孩子,找到适合自己的那扇门,然后坚持走下去。如果孩子真的不想学,开始想尽办法对抗,甚至偷偷放弃时,我们要冷静下来,试着站在孩子的角度分析原因。比如有一段时间,小小鱼的妈妈给他报了一个比较难的跟读班,因为跟不上,小小鱼压力很大。后来我也对老婆说:“最近学习任务加重,先给孩子一个过渡期。”学习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,但我坚信可以变得更有意思。

另外,兴趣和习惯的培养,往往比知识的获取更重要。做自己喜欢做的事,再辛苦也会觉得快乐。作为父母,也要成为

终身学习者,成为孩子学习的伙伴。言传身教很重要,你常常读书,孩子也会翻看你的书。当他的一切都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学习冲劲、兴趣之门被打开时,一切就好办了。

当孩子说学得大苦的时候,请告诉他们:“没有努力的幸福是不长久的,哪怕你想象得再美,没有汗水的快乐也是不真实的。小时候必须努力学习,未来能攀登高峰,看到更美好的风景。”

很多年后,我们会发现,那些不想学就不学的孩子往往会后悔自己当年为何没有多坚持一会。

每个人都希望能找寻到自己的价值。因为尊严和价值感会让你觉得快乐。而这些,却跟汗水有关。放眼望去,每个优秀的孩子背后都站着一个更努力的父母。

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香自苦寒来,有人说,孩子兴趣的培养,不能只靠兴趣班,更重要的是父母的引导和培养以及孩子的苦练。可当孩子说不想学或学不会时,你是否还会和孩子站在一起,共同面对、解决问题?这时,究竟该放弃还是继续坚持?你会怎么做?欢迎读者参与讨论。邮件请寄:wyming@xmwb.com.cn

孩子其实并不柔软

◆ 周珂银

爱就像手上的一捧沙,握得愈紧流失得也愈多。当孩子走向社会时,谁又会给予他们理所当然的百般呵护?

最近,朋友建青郁闷得很,儿子在为别人打工,工资却由他支付。说起这件荒唐事,他苦不堪言。

几年前,他们夫妇送儿子去加拿大留学,不料儿子大学毕业后,既没寻到工作,也不愿海归,而是“泊”在屋子里打游戏。夫妇俩专程去加拿大看望儿子。当他们敲开门,看见儿子那张苍白的面孔和迷迷糊糊的眼睛,以及一堆摞在水槽里没洗过的饭碗时,便感到问题不小。无奈的建青求助于在加拿大经营公司的老同学,希望能为儿子提供一份工作。看在建青的面子上,老同学表示愿接纳试试。

数月后,老同学委婉地说,这孩子人倒是蛮聪明的,就是心不在焉,没责任心。言下之意便是要辞退了。建青踌躇再三,又厚着脸皮与老同学商议,说儿子如果没了工作,那就纯粹玩游戏了,不如还在你公司上班,工资由我们支付,这样好歹还能分散他的精力,不至于完全沉湎在游戏中。老同学哭笑不得,说你们这样做终究不是长久之计,设法调教孩子才是正理。“怕是晚喽!”建青说:“从小我们就对他百般呵护,以至于他到现在还稀里糊涂的,以为爹妈是永远的靠山。”建青的懊恼,或许道出了孩子长不大的原委。

孩子用得着那么“精心”吗?过度呵护会不会剥夺了孩子本身具备的内在能力?陡然间引发的思考,让我想起自己孩提时代的一段往事。

我年长妹妹五岁,当妹妹还坐在小推车里咿呀学语时,我也只是个蹒跚小儿。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个下午,外婆去里弄开会,留下我一人在家照看妹妹。出门前,外婆将家里的几块糕点放在竹篮子里,挂在架在门框上方的竹竿头梢上。可待她回来,发现竹篮子还在,里面的糕点却不翼而飞了。或许是我小时候比较贪吃,抑或是家里除了我,只有一个尚不会走路的妹妹,外婆一口咬定是我偷吃了。我自然不认账,可证人只有一个还不会说话的妹妹,亦是白搭。外婆便用一把木尺抽打我手心,我委屈至极。诘料,外婆转而又问,竹竿这么高,你怎么够得着?为免遭再次挨打,我开始编造,说搬个凳子爬上去的。外婆看了看高度脱口道:“你就是站在凳子上还是够不着的。”顺着外婆的提示,我是可以为自己辩解的。但不知怎么,我居然开始“胡说”:“我在凳子上面再摆一只凳子,让妹妹扶着。”这就更不靠谱了,妹妹连走路都不会,又如何来扶我?

其实,小小年纪的我,此时心里想的是要“破案”。我把外婆打我的那把尺子扔到了窗外,然后就跑到邻居家去哭诉我挨打的经过。因为那时家里的门常常是虚掩着的,悬在近门口的竹篮子,也有可能被路过走道的某个邻居取下。果然,晚饭后,邻居陶家妈妈拿着两包卷子面来我家说原委了。这天下午,她家来客,家里一时没什么好招待的,便想找邻居应急。她推开我家门,见屋里没大人,只有两个孩子在午睡。抬头见竹竿上有一只竹篮子,遂取下,见里面有糕点,便先拿着去应酬客人了。真相大白后,外婆搂住我,说错怪我了,又关照我,以后没做过的事,切不可轻易认下。不知如何,我并不怎么怨外婆,或许是外婆真诚的歉意化解了我的怨气,反倒是为暗地里扔了她那把使惯了的裁剪布料的尺子而感到愧疚。

现今回想起来,如果当年的外婆本着不过是几块糕点而已,切不可伤了孩子的想法,我与外婆之间也不会发生一场斗智斗勇。正是外婆一系列自然情绪的反应,使得小小的我在与外婆的碰撞中,竟发挥出一个孩子与大人匹配的应对能力。

孩子,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柔软,有时,孩子的智慧和坚韧恰恰是在与大人的“博弈”中得到磨练的。反之,如果一味地顾及孩子的感受,不敢触碰孩子的内核,待今后当他们走向社会,谁又会时时顾及到他们的各种情绪,谁又会给予他们理所当然的百般呵护?沙漏现象或许可以给人以启示,爱就像手上的一捧沙,握得愈紧流失得也愈多。当你发现,已经捧不动手上的巨婴,而它们又不能立起来的时候,那才是真正的悲哀。

上海小囡的上海话

◆ 卫劭雯

曾看到朋友一家老少都跟着孩子说普通话,心里很不以为然:“都是上海人为什么在家还要说普通话?再说现在学校、电视里说的都是普通话,还怕孩子学不会吗?以后,我一定要让我的孩子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!”后来,我也真的就是这么做的。

之前,我们一直住在老式的大楼里,邻居们都是老上海,儿子说一口刮辣松脆的上海话,在爷爷奶奶中混成了人气王。可去年搬了新家,第一次跟邻居接触,小家伙就遇到了语言障碍。对门住着一家新上海人,带儿子乘电梯时,碰见了那家的老爷子,小家伙小嘴甜甜的:“爷爷好。”爷爷也很热情地回应:“小帅哥好!”接下来,按惯例是儿子自来熟的聊天时间,他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通,爷爷却只是和蔼地看着他,笑容里带着一丝尴尬:“你得说普通话。爷爷听不懂。”这下轮到我不尴尬了:“不好意思,我们还没教他。”

新家在花园式小区,儿童乐园是孩子的天堂,傍晚或节假日,那里都是嬉戏打闹玩耍的孩子们。儿子也不例外,他兴奋地和周围的小伙伴说说那,可小朋友们对他的一口上海话一脸茫然。儿子有些蒙,但还是试图和大家一起玩,看见小妹妹把手伸到滑梯的栅栏里,着急得一个劲儿地说:手手要哇哇咯。小女孩呆呆地看着他大呼小叫,差点被吓哭,还好她的奶奶过来把小哥

哥的好意“翻译”了一下。小家伙又去找别的同伴玩,但鸡同鸭讲地始终玩不到一起。看着儿子闷闷不乐,我心里也不好受:是我错了么?

儿子快三岁时,我给他报了个早教班,需要孩子独立在班里和老师交流。但老师的反馈一直不理想,说他独立操作时完成得不错,但就是不专心、不说话、不回应。我总觉得是孩子的社交能力有欠缺,那段日子也没少担心。可没过多久,中心换了一位老师,那是个上海老师,上课的时候见儿子老是望着窗外,就用上海话问了一句:“依勒看啥呀?”儿子立马回答她:“喏,外头有部车子。”直到这时,我才知道,他之所以没回应,是觉得自己说不好普通话才干脆闭口不言的。

可若问我,是否后悔教孩子上海话,我却也说不上来。诚然,也许他从小就说普通话会让他在社交上排除一些非必要的障碍,但上海的小囡不会说上海话,也确实是一件让人惋惜的事。不久前新闻中播出了上海正在推广普及上海话,其中一名接受采访的孩子对着镜头说:“我是上海人,可是我不会说上海话。”看了让人感叹悲哀。

现在儿子上了幼儿园,说起话来,上海话里掺杂着普通话,听起来可爱好笑却也不伦不类。有时候也不免惆怅,将来还会有说一口纯正上海话的上海小囡呢?

上海话里掺杂着普通话,听起来可爱好笑却也不伦不类。有时候也不免惆怅,将来还会不会有一口纯正上海话的上海小囡呢?



颖静 摄